

 禾林小说
HARLEQUIN®

恨海佳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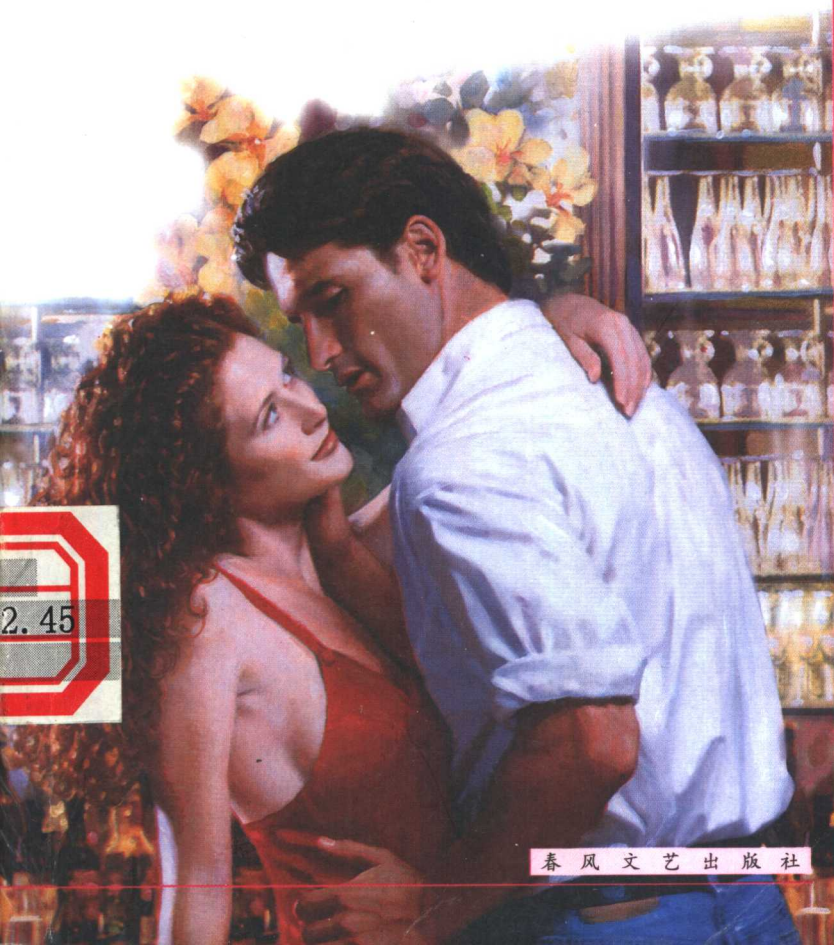
Bond of Hatred Lynne Graham

[英] 林·格雷厄姆 著 周朗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情人节系列

禾林小说

最佳的情人节礼物



2.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情人节系列

恨海佳偶

[英] 林·格雷厄姆 著 周朗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恨海佳偶 / [英] 格雷厄姆 著; 周朗 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1

(禾林浪漫小说)

ISBN 7-5313-2288-9

I.恨... II.①格...②周...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166 号

Bond of Hatred

Copyright (c) 1995 by Lynne Graham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Zhou Lan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r),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16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88-9/1·1987 定价: 11.00 元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红红火火的春节，甜甜蜜蜜的情人节，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怎会少了我浪漫的身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带你体验那温婉如玉的柔情，为你捎来一声春的问候；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都市里，听我诉说爱的不朽传奇，让节日的温馨充溢你的心灵。纵然严冬仍未过去，纵然寒流已然来临，又有何妨？

看看《星之缘》，猜猜她们生命中的有缘人究竟是谁？是酒吧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是年少时刻骨铭心的初恋情人，还是相知相识的多年好友？无论怎样，缘分也许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不期而至，爱情也许正在某个角落静候着你的到来，只要你知道如何去把握！



隐去了翅膀，裹上了尿布，爱神打扮得如此“另类”，只是为了设计这位IT业的精英。而懵懵懂懂的他竟还不知已然《爱神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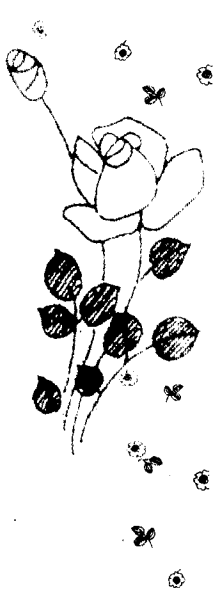
此恨无计可消除，惟有嫁给他，让他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方可心安！爱与恨的冲击，情与仇的交织，促成了一对《恨海佳偶》！

八年未见，再见面时，她却持枪相向，如此悍妇谁人敢娶？殊不知，天下万物，相生相克，她的《梦中骑士》自有妙招，一幕妙趣横生的训悍记开始上演了！

莎翁说过：“爱情是盲目的。”珊妮将这句话发挥到了极致：蒙上眼睛，拿起飞镖，往美国地图上一掷，便确定了选夫之地。这个冲动莽撞的《“不良”新娘》会找到真爱吗？

新年着新装，新千年的禾林变换了封面，惟愿给你一点新的感觉，不知你是否喜欢？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乐的节日里有我深情的祝福！





第1章

莎拉纹丝不动地站在玻璃观察窗外，犹如一尊雕像。她的眼睛像一双绿宝石，睁得大大的，燃着熊熊怒火。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绷得紧紧的，痛得厉害。她用了最大的自制力，才使自己不致虚脱昏倒。昨夜是那么漫长；今晨，却又如此令人心碎。每一分钟，每一个令人痛苦的时刻，都铭刻在她的心灵深处。护士摇着她外甥的摇篮，冲着他开心地笑了。

莎拉麻木地想，她也许还不知道吧。她又望了望护士。莎拉雅致的脸紧张苍白，表情冷冰冰的，好像戴了个面具。护士的笑容止住了，但莎拉没有注意到。她的注意力全放在自己的外甥身上了。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还有一双滴溜溜的黑眼睛。

他一点儿也不像凯莉。他肤色淡黑，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一样，一看就知道有外国血统。他正在尖叫，似乎很不高兴。莎拉心想，难道他有某种奇怪的感应，知道自己的母亲已不在人世？死了。这个词让她的心不禁一缩，接着，她拖着软绵绵的双腿进了走廊。

如今这年代女人一般是不会因难产而死的，起

码，她以前是这么想的。何况，在她这个姐姐的眼中，凯莉还算不上是个女人。她才十八岁，虽说不再是孩子了，但也不能算是个成年人。本来凯莉聪明、漂亮、人见人爱，拥有一切活下去的理由。可泰达蒙却走进她的生活，把一切都给毁了。莎拉心中突然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它是那么强烈，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哈小姐……”

这个声音令她骤然止步。这个阴沉、带着地方口音的拖腔，就像一把匕首，刺入了她的体内。莎拉一颤，慢慢抬起了头。他就站在几尺外。他真是个不容小觑的男人。他起码高一米九，深灰色的西服剪裁一流，勾勒出他那健壮的宽肩和修长的腿。仅是质地和剪裁就已显示出这套服装价值不菲。他既有猎豹那种天生的、致命的优雅，又有天生领袖那种慑人的威严。

他朝她伸出手来。莎拉瞪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意当中，她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长而匀称。“请允许我对令妹的过世表示最衷心的哀悼。”他的声音轻轻的，但似乎不太自然。

莎拉急忙后退一步，惟恐碰到他什么地方。“你在这儿干什么？”她紧张地问。

“你给我秘书留了个急讯。”他提醒道。

“是凯莉要我打的电话。但是，泰先生，我不是要你来，”莎拉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找的是你弟弟。”





“达蒙还在希腊。”泰亚力的眼睛像冬夜一样漆黑。他毫无表情地望着她，“我已经告诉了他令妹的死讯。他非常非常伤心。”他说得很肯定。

莎拉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狂笑。“真的吗？”她抽了一口气，表示怀疑。

“我想见见我的侄子。”亚力冷静异常，丝毫不理会她的反应。

“不行！”莎拉咬牙切齿。一种毫无掩饰的敌对情绪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她苗条的身体马上绷紧了。这个世界上她最恨的就是这个泰亚力。这股恨意已经压抑了好几个月了，就像是她体内的毒瘤，把她心中所有的其他情感都吞噬殆尽。

“你的权利并不比我的多——”

“权利？”莎拉回道，声音几乎提高了八度，“你那样对待凯莉，还好意思谈什么权利？你对凯莉的孩子没有权利，什么权利都没有！你让我恶心！”

“你的情绪不大正常。”亚力满脸镇定地告诉她，不过她可不会上当。他高高的颧骨上鼓起了青筋，嘴唇也紧紧抿在一起，异常苍白。

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对泰亚力说过话。他富可抵国，权倾一时。部下对他卑躬屈膝，家人对他又敬又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不希望别人对他说不。新闻界曾登过几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章，说那些胆敢在商场上挑战泰亚力的蠢人下场是如何之惨云云。但

是，莎拉对他毫无惧意。莎拉情愿用二十年的寿命换取力量就像他伤害她妹妹那样伤害他。

“是你害死了她！你狠毒地杀了她！现在你满意了吧！”莎拉恶狠狠地回击他。

“哈小姐！”她正要走过去，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放开我，你这个下流痞！”莎拉暴跳如雷地尖叫。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如果不是体谅到你的悲痛，我会要你向我道歉。”亚力居高临下地严辞以对，一双虎眼扫过她那愤怒的脸，“但此处不是争吵的地方。镇静一下，否则我就要发脾气了！”

莎拉全身发抖，就好像有十级飓风在吹她似的。亚力还是死死地抓着她的手。莎拉怒不可遏，不假思索地抬起那只未受控制的手，用尽全力打在那张黝黑、傲慢的脸上。亚力简直不敢相信，他松开她，发出一声呻吟，一只修长的手马上捂住了被打的那半边脸。

莎拉摇摇晃晃地往后退，“不许再靠近我！”她狠狠地吼道，心中为自己那突如其来、无以名状的暴烈隐隐感到震惊。她记得她以前从未打过人。她从小就是个安静、不喜争吵的乖孩子。

突然，莎拉碰到了那双炯炯有神、写满怀疑的眼睛。她急忙移开视线，强迫自己挺直腰板，穿过走廊，



走出了医院。

莎拉的头嗡嗡直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凯莉已经死了。但她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莎拉十七岁时，她们的父母双双死于车祸。她们一贫如洗，而凯莉还只有十一岁。

“好好照顾凯莉。”母亲在重病房里不断地呻吟。哈太太直到临终还在为自己的小女儿担心。

莎拉辍学回家，放弃了一切继续深造的希望，全心全意照顾妹妹。她请求父亲的表妹吉娜收留了她。由于有吉娜，社会福利机构才让莎拉和妹妹生活在一起。莎拉去做过女招待。每天她都要回家，按照吉娜的指示做饭、打扫、整理房间。吉娜不仅视她为无需报酬的女佣，而且把她那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都拿走了。

一到十八岁，莎拉就另找了住处。她尽最大可能给凯莉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妹妹在她心中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凯莉渐渐长大了，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轻盈漂亮的加州金发女郎。除此之外，她还那么聪明。莎拉每次望着她，心中都充满了骄傲。妹妹性格外向，活泼好动，要让她认识到学习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可并不容易。

但是，莎拉做到了。凯莉以全优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专攻语言。莎拉对此像所有母亲一样感到自豪。她找到另一份夜工，这样凯莉就不会缺钱用了。一切



都进展顺利，直到泰达蒙进入妹妹的生活。

“我遇到了一个棒极了的希腊人，”凯莉在电话里兴奋异常，“他帅呆了，又有钱，又为我神魂颠倒的……”

“听起来好得不敢让人相信。”莎拉不安地咕哝。凯莉的兴奋令她仓皇失措。凯莉的男友走马灯似的换，可是她对他们一个也不感冒。十岁出头，她就出落成了一个小美人儿，一直对男孩子应付得得心应手。

“过几天我就带他来见你。”凯莉信誓旦旦地说。

可是，过了好几周莎拉才终于见到达蒙。他二十五岁，稚气的脸十分俊秀，无忧无虑的神态很有吸引力。他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凯莉的一举一动。达蒙同莎拉交谈时谦恭有礼，就好像莎拉不是凯莉的姐姐，而是她母亲似的。到晚上快结束时，莎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主妇了。

达蒙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诚意。他一边握住凯莉的手，一边说：“我深爱令妹，我想娶她！”

莎拉表面上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实际上大吃了一惊。她认为凯莉还太小，不能做出这种承诺。她担心凯莉会马上放弃学业，至少也会因爱情而影响学习。但是莎拉很明智，没有表露自己的想法。只要她稍稍露出反对的意思，就会遭到凯莉的抵抗。妹妹又任性



又固执。只有用委婉的手段，才能让凯莉听她的。

“当然，”达蒙圆滑地说，“婚礼要以后才能举行。”

莎拉对他粲然一笑。“我认为这很切合实际，”她说，“你们俩来日方长。”

“不要说这种陈词滥调。”凯莉厉声道，突然将手从达蒙手中抽出来。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亲爱的凯莉。”达蒙表示不满，又把注意力转向莎拉，“我们的爱情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才有希望得到我哥哥的同意，让我们结婚。”

“你哥哥的同意？”莎拉不由自主地重复道。

“希腊的家庭等级森严，”凯莉尖刻地插道，“在一个家庭的尊卑等级中，最高一级是男性家长。达蒙的父亲死了，所以他哥哥亚力就成了泰氏一族的大哥大。”

达蒙的俊脸白一阵青一阵。他狠狠地盯了凯莉一眼，对她很不满。

“别这样粗俗地评论达蒙的大哥，”莎拉一边在那小小的厨房里准备晚餐，一边对毫无悔意的妹妹说，“也不要这样说他的家。达蒙会生气的——”

“废物！”凯莉嘟哝着，还是很生气，“他是个成年人，还有一个需要负责的工作，可是一谈起亚力，他就成了小男生！他老是没完没了地说他，亚力这样啦，亚力那样啦。不知道的还以为亚力是他的上帝

呢！”

“达蒙是希腊人啊，”莎拉柔声提醒她，“他的文化、背景、成长肯定和你非常不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凯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

莎拉从过去回到了现在，发现自己到了医院那条路上的公园里，正坐在一张长椅上。想想几个月前，达蒙说他要得到哥哥的允许才能结婚，莎拉当时听后竟如释重负。真是不堪回首！

警钟其实也曾响起过。那天她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一个人。他长得倒是很英俊，但令人生畏。当时他被高级管理人员和摄影机团团围住，正拒绝对收购纽约某公司发表评论。次日上午时她买了一份严肃报纸，看了有关泰亚力的一切报道，她越看越惊愕。晚上就打电话给凯莉，要她回来睡一夜。凯莉不情不愿地回来了，问她这么大惊小怪地干什么。

“你说达蒙在牛津打理家里的酒店，”莎拉提醒她，“但你没提泰家是亿万富翁！”

“泰亚力是亿万富翁，”凯莉冷冷地说，“达蒙只是得到了一点零花钱罢了！”

“我还以为达蒙他们家只是开饭店的呢——”

凯莉大笑起来，“莎拉，你真无知！难道你不看报纸的商业版吗？达蒙的家族拥有一家轮船公司，一个国际性的饭店连锁集团，还有许多制造厂、金融公司……只要你说得出的，他们全有！”





莎拉一直忐忑不安。她真的没想到妹妹的男友会出生于这么富裕的家庭。达蒙看上去没有一点架子。那天晚上，他就坐在她们那破旧的沙发上，没有一丝不适。她还记得妹妹说她是做文秘工作的，随后凯莉赶紧转移了话题。

其实，莎拉只是一家毫无特色的大公司里的小职员，做文件归档的工作。因为要不断地做两份工，没有时间读夜校，她也没有得到升职。在过去七年中的无数个晚上，莎拉都在做女招待或清洁工，多挣点钱来维持家用。

在她见达蒙的那个晚上，凯莉预先就告诉她不要提这些额外的收入来源。她尽力掩饰着自己受伤害的感觉。姐姐竟接受这种廉价的工作，凯莉对此很是尴尬。莎拉很伤心，但她理解凯莉。凯莉一直想出人头地。一发现周围的同学家境要比自己好得多，她就觉得不舒服。她神气地穿着时髦的廉价衣服，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钱是姐姐在别人下班后打扫写字楼挣来的。

如今凯莉竟走了。莎拉颤抖的手捂住脸，好像这样可以抑制住一些痛苦似的。她不能想象没有凯莉的生活，不能想象没有了精力充沛、不爱清洁、脾气暴躁的凯莉，生活会怎样！莎拉六岁时凯莉才出世。莎拉是个安静、孤独的孩子，妹妹出生时，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让父母深感欣慰。她完全被小妹妹迷住

了。她给妹妹念故事书，妹妹摔倒时她扶起她，妹妹还没入学她就教她唱儿歌，上学后又辅导她做家庭作业。父母整天都要上班，母亲太累或太忙的时候，莎拉便有大量的机会来陪伴年幼的凯莉。

“哈小姐。”

像梦游者一样，莎拉抬起疼痛欲裂的头，难以置信地望着亚力。公园里破破烂烂的，在这种背景下，他看上去似乎格格不入。

“请让我送你回家吧。”他直截了当地拖着长腔说。

莎拉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就像精神失常了似的，打破了她一贯的镇静。她突然捂住自己抽搐的脸，猛然意识到惟独不能让他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天啊，这个野蛮的家伙现在还想从她这儿得到什么呢？难道他就不能让人安安静静地自个儿伤心吗？

一切都只是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她被突然赶出妹妹的病房，急救人员极力想恢复妹妹的呼吸。事情发生得那么快。他们已经尽力了，但凯莉还是死于严重的冠状动脉血栓症。这个校运动队最耀眼的明星，就这样在十九岁生日的前夕夭折了。莎拉心都碎了。后来听到妇科大夫的那番话，她整个人都要垮了。

凯莉刚刚怀孕时，大夫就警告过她，说她心脏不好。谁也不会怀疑凯莉身体不好。但是经过例行检查，发现她确实有病。大夫劝她把孩子打掉，但遭到





她的拒绝。莎拉当时只是奇怪，为什么凯莉会有那么多产前检查，但从没想过会有什么事不对头。

“凯莉要孩子的决心十分坚定，”大夫满脸无奈地告诉她，“这是她的选择。她没告诉你，可能是怕你会劝她改变主意吧。”

“哈小姐？”泰亚力有点不耐烦，不过还是继续坚持着。

上帝啊，求求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吧！莎拉热切地祷告着，胃里竟像翻江倒海似的，她的手弯着放在肚子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在椅边前后摇动起来。

“我不能让你这样呆在这里。”他接着说道。他每次开口莎拉都不理他，于是语气变得越来越重了，“我想把你安全地送回家。另外，我想负责安排葬礼的有关事宜——”

“你这个残忍的野蛮人！”莎拉从来没有骂过人，但现在发现这些话竟是脱口而出！如他所说，一股强烈的恐惧感笼罩了她，“你不让她嫁进你家，可给她下葬倒比谁都急！”

“我站在这儿，可不是想受到你的当众侮辱！”他咬牙切齿地说。虽然他极力压住自己的愤怒，莎拉还是可以感觉到一股一触即发的怒火向她袭来。很奇怪，这种感觉却令她十分惬意，让她全身冰冷的骨头都暖和起来。

“那你应该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他的睫毛乌黑

浓密，睫毛间的眼睛炯炯发亮。与这双眼睛相撞时，有一刹那莎拉竟奇怪地觉得头晕目眩！她扬起下巴，“走开！”

“你要不是个女人……”亚力带着明显的敌意向她发动进攻了。他古铜色的皮肤几乎全无血色，具有古典美的面部轮廓十分鲜明。因为愤怒和受挫，他全身变得僵直。

“那你就死定了！”莎拉颤声低语，“我要是男人，早就杀了你！五个月前，在你那花哨的办公室里，你那样对待凯莉！”

他眯起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发出一缕一缕的光线，根根射在她纤细的身子和大大的眼睛上。那双碧眸是莎拉那张瓜子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我只希望，在这个我们大家都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我能为你提供帮助！”

他大步走开了。莎拉出神地注意到，他的姿态真是美得无与伦比。突然，她又想起了凯莉。凯莉走了……永远地走了！她还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的眼睛又热又烫，但一直是干干的。现在她出了一口气，眼泪竟像潮水一般，静静地在她那抽搐的脸上往下流。真是谢天谢地，她没有在泰亚力的面前流泪！

“你绝对猜不到刚才谁来了。”短短的葬礼才开始没几秒钟，吉娜就碰了碰莎拉的胸口。她那浓妆艳抹

